

CBS 电视台报导中共摘取器官暴行

美国 CBS 电视台第十一频道在二月二十六日的新闻节目中，报导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节目中说，在亚洲发展最快的精神运动正在影响德国的居民。据说，炼法轮功有神奇的疗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到一九九九年，炼功的人数已达到一亿，比中共的党员人数还多。

一九九九年，中共政权开始禁止人们炼法轮功。二零零六年，大纪元时报报导了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

加拿大人权律师乔高对此开始展开调查。乔高说：“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器官手术的数量快速上升。”目前，有四万一千五百例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不明。有人装扮成病人打电话到中国的医院。

医生：我们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打电话者：我想要活着的。 医生答：我们有。

乔高说：“目前，我们要求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停止。现在随时都有人死去。”◇

河北监狱对法轮功学员食物中投毒

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涞水县法轮功学员刘金英，曾任当地团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信访局副局长等职。法轮功遭到迫害后，她被非法判刑五年，其间遭受各种迫害折磨，监狱方面曾多次企图在她的食物中加入不明药物，她最后只能捡犯人吃剩的碎馒头吃。

五花大绑游街 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当地政府将刘金英和另外二十七名法轮功学员游街，每人前面挂上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利用×教组织迫害法律实施罪，”再写上本人的名字。然后将这些学员一个个踹倒、五花大绑，警察还拿着一根绳子套在刘金英的脖子上，怕她喊话。当天宣判她有期徒刑五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县委副书记孙桂杰去看守所，刘金英质问他：“为什么不给判决书？我要上诉”。孙桂杰说：“你上诉也是白上”。二月二十三日才发给她判决书，而上边的判决日期是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性虐待 二零零二年一月，监狱一个姓马的女队长以检查例假为由，戴上塑料手套，一只手伸到刘金英的阴道里去搅和，另一只手在肚子上按。刘金英的肚子向撕裂一样的疼，还伴有腰疼，然后开始流黄水，后来就流血。从那以后，不到二十天就来一次例假。

关押在太行监狱其间，犯人抓住她头发往墙上撞，撞的她头晕目眩、呕吐。犯人也抓住她的两个乳头，往上揪直到流血。过了两天结痂，她们又揪她的乳头，直至流血。犯人也还用脚踢她的两条腿，腿肿的透亮，连秋裤都穿不上。犯人也把她的三个脚趾甲都踩掉了。

残酷折磨 监狱的犯人在减刑诱惑下，折磨刘金英特别卖力，因为折磨她越凶，减刑越多。二零零一年夏，刘金英就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样，监狱医生说她活不到年底。

明慧週報

●石家庄版● 第86期 2007年3月7日

新唐人晚会欧洲再引心灵震动

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自今年一月开始巡回演出以来，以其所展现的正宗中国神传文化及强大演出阵容，所到之处，赢得好评如潮，而其深邃的内涵，更是带来心灵的启迪。



巴黎：巴黎会议宫闪亮登场

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著名的巴黎会议宫主厅闪亮登场，精彩的演出赢得全场近四千观众的热烈喝彩。同时晚会获得法国社会各界支持，十余位参众议员、前部长祝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巴黎场圆满成功，并透过晚会和新唐人电视台向观众拜年。欧洲议会主席博埃特灵也祝愿晚会成功。有二百余位法国政府官员，参众议员，市长，外交官等观看了演出。

法国一些知名法、中文媒体以合作伙伴或报导、采访等方式对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巴黎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法国最大的杂志，每周发行一百万份的《FemmeActuelle》日前刊登了一篇长达两页的文章介绍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柏林观众：“我的泪从节目开始流到结束”

新唐人新年晚会在德国的首次演出就震动了严谨、保守的德国观众，当地人说实属罕见。

“今天的导演是谁呀，他一定是个特别伟大的人物，我的泪从节目开始流到结束。”一位五十多岁的华人妇女在柏林观赏完新唐人新年晚会后面对摄像机如是说。德国柏林前副市长吕德说：“这真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文化盛会。”德国资深记者米歇尔·孔肯先生：晚会带我穿越中国文化。马恩河谷省参议员让雅克·杰古则表示，晚会体现了象梦一般的美妙，代表了真正中华民族的伟大美好。◇



▲舞蹈《彩虹》剧照

食物被加不明药物 刘金英体温正常，但恶人经常以她发烧的名义给她打针，强行给她输液。她的饭里也经常被下药。

有一次两个包夹说给她加餐。刘金英无意间听到警察小声问包夹：车来了吗？她动了没？她觉得不对劲，就没有吃。（转下页）

【明慧网】“政治”是日本人翻译英文 Politics 时用汉字创造的一个词，中文照搬过来了。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如果“搞政治”能够破除“党政治”

几十年下来，人们对于中共的整人政

治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共产党整你了，你得忍着，等着平反，等着去感恩戴德，因为共产党是强权，你不可能甚至是不应该和它讲权利。如果你不顺从这个模式，你要反抗，你要揭露中共，你要制止中共的恶行，你就超出了人们在中共统治下讨生活的最大想象力，于是，你就是在“搞政治”。

但是，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早已面目皆非了。因为中共说的“政治”，就是对“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的抽象而又具体的概括。中共所谓的“政治觉悟”，说白了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如果党撒谎时，你要去揭露；党诽谤时，你要去澄清；党迫害人时，你呼吁停止，这就是跟党不一致了，也就是失去了“政治觉悟”。共产党的政治是无处不在的，不能出现政治真空，所以中共这时就会把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不政治”行为说成是在“搞政治”。

“搞政治”算是比较民间的说法，中共的正式用语是“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不可告人”呢？因为许多反对共产党恶行的人，并不是出于要夺取权力，而不过是争取宪法允许的最基本的正当权益，比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这些诉求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目的，所以，中共只好用“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也就可以给人贴上“搞政治”的标签，从而大打出手了。

为什么被贴上“搞政治”的标签，中共就可以随意迫害了呢？

很简单，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骗了哄，哄了再骗，血雨腥风，使中国人从政治的狂热走向了政治的冷漠，但却在政治上彻底驯服。中共把一切争取基本人权、向中共讨公道的事，一概归为“搞政治”。

（接上页）结果一个老太太把豆腐脑给喝了，老太太刚喝下就头晕。这之后，她很小心，但是打饭不许她经手，她经常出现小便解不出来、头发无故脱落、心跳加速的症状。

二零零一年中秋节，犯人趁着刘金英睡觉时，每个人分了几个梨。等她醒后，犯人把她的梨给她，并告诉她每天吃一个。她没有吃。后来那几个梨过了几天都烂了，那梨核烂成像鼻涕似的。估计这些梨都被打了不明药物，这些恶人知道药量，所以告诉她每天只吃一个。

二零零三年过年时，监狱发给刘金英一个鸡腿，因她不吃肉，一个犯人就把手给吃了。这个犯人随后就食物中毒了，在医院里抢救了整整一晚上才抢救过来。

还有一次，包夹头给她吃的是鸡饲料，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她就不能走路了。

后来转到石家庄监狱时，刘金英只能捡脏桶里犯人吃不了扔掉的碎馒头吃，不敢吃包夹端给她的饭。因为捡起来的那些碎馒头虽然有点脏，但是没有毒药。包夹给她的那个馒头吃过后，眼睛看不清，头沉沉的，就像血管要崩开似的，或者会闹肚子，或解不了便。

刘金英从监狱出来时，体重仅七十多斤。如今，公公去世，婆婆重病，父亲母亲身体病弱，丈夫还在监狱受折磨，自己没有工作，孩子全靠两位老人抚养。

治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共产党整你了，你得忍着，等着平反，等着去感恩戴德，因为共产党是强权，你不可能甚至是不应该和它讲权利。如果你不顺从这个模式，你要反抗，你要揭露中共，你要制止中共的恶行，你就超出了人们在中共统治下讨生活的最大想象力，于是，你就是在“搞政治”。

一旦你被认为是“搞政治”，性质也立即被改变了。人们就会发生一种“良知错位”——“搞政治”就象一碗迷魂药似的，能把人们最基本的善恶是非标准弄扭曲了。不管中共如何残害无辜，

使出了如何卑鄙的手段，干的是如何流氓的行径，谁一旦被认定为触及了“政治”那个“党经”，被“搞政治”迷惑的人们就不会去同情受迫害者，不去谴责施暴者，而反过来责备受

迫害者，否定任何声援受迫害者的努力。好象“搞政治”是比中共杀人还要可怕的东西。

这种“良知错位”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可以说，“搞政治”这顶帽子成了中共在“政治冷淡期”一个用来煽动人们漠视中共暴行的最恶毒的武器。

“搞政治”真的那么可怕吗？大家看到，正是法轮功学员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不断的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请愿、抗议和讲清真相，起诉犯罪元凶，才有力的抑制了中共的残暴。中共用利益收买媒体，让许多媒体面对中共的反人类罪恶噤声，甚至为中共传播谎言。而法轮功学员创办报纸电视台，才使法轮功的真相得以传播，才使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的前所未有的邪恶得以在全世界曝光，才有效的遏制了中共的肆意妄行。

在快八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不过就是要讲清真相，揭露中共，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有政治目的，而且修炼者是要放弃对人间权力的执著的。我们看到，中共的“搞政治”论让人们默认和盲目附和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打压和诽谤，也成为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巨大障碍。《九评共产党》清晰的揭示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因之所掀起的退党大潮，能使人们退出中共的“政治”，从而彻底跳出中共的政治怪圈，恢复正常的思维和人的正常生活。

如果非要说人民的反迫害，解体中共及其党文化是“搞政治”的话，那么，搞这种政治不是越多的人搞，越对人民有好处吗？这样的“搞政治”不正是彻底清除中共制约和迫害人民的党政治吗？那么，这样“政治”何不堂堂正正的搞呢？没有了共产党，就彻底没有了“党政治”，人们对善恶是非就会有正常的判断能力，那不是大好事吗？◇



▲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人权会议期间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